

藝術與麵包的抉擇系列 (三)

香港在文化藝術領域應如何扮演自己獨特的角色？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讓文化藝術「引進來」和「走出去」，規劃為從事藝術行業的人注入動力帶來希望，期待不再出現搞文化藝術的人難以養活活兒的悲哀。然而，要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涉及要素眾多，包括人才、資源、市場，培養藝術從業者的土壤，市民欣賞藝術的能力和熱愛氛圍及政策扶持等，可是香港沒有像北京的798藝術區文創基地，連一間專業藝術學院都沒有。倒是有一班青年藝術從業者勇於與殘酷的現實較勁，必須聽聽他們的心聲，了解他們的需要，感受他們如何在找尋理想與麵包中掙扎。香港文匯報一連五期請成功藝術家傳授他們如何能共同擁有理想與麵包的技巧，以經驗為他們加油！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步伐才會加速向前！



全職難求 演奏家路漫漫

豎琴美少女追夢不畏難

除了實物創作的藝術家，還有表演藝術家、音樂演奏家，都是需要面對藝術與麵包的抉擇，在理想與現實中掙扎的一群。學音樂演奏的青年更是需要無比的熱忱和毅力。在香港學樂器演奏的人很多，但當全職演奏家的機會少得可憐。成為全職演奏家也許是每個學員的終極理想，然而背後意味着怎樣的付出？以演奏為生是「甜」，又是否足以抵消多年學藝之「苦」？

採：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藝術創作離不開靈感與天賦，但練習也從來不可或缺。在所有藝術門類中，樂器演奏或是與練習最唇齒相依的一項，靠靈活雙手恰如其分地撥奏，方可令樂器擁有靈魂。然而技藝生成，如何保持精進，往往牽連着演奏者從幼年時便開始歷經的無數磨礪。

豎琴藝術家于丹早前舉辦「豎琴萬花筒」音樂會，與一眾友人、學生一同上台獻藝。當老師和不同年齡段的學生同台，好似令人見到一位演奏者不同的成長階段——他們一路懷揣着音樂理想，在成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之前，學習歷程中每個階段或許都有自己的疑惑、不安，但也終能達到進步與突破。然而有一班學豎琴的美少女，不怕手指撥弦疼痛、樂器笨重，努力推崇豎琴音樂，滿足人的精神需求。

陳芯洵考試期間勤練琴

現就讀中三的陳芯洵 (Crystal)，由幼稚園高班開始學習豎琴，至今已8年光陰，憶述自己的學藝之路，她是一副超乎年齡的成熟與自若。Crystal每日會用一至一個半小時練琴，即使在學校考試期間，也會每日練足半個鐘。學藝多年，隨年齡漸長，她對須磨練技藝所要付出的時間與精力已可坦然面對，不過小小年紀的她也有擔憂，她怕自己失去對豎琴的熱愛。「曾經有一段瓶頸期，無論怎樣練都沒有進步，覺得很煩躁，不知為何失去了對豎琴的興趣，後來花了一些時間去找突破點。」終渡過瓶頸後，她已可老練地總結出研習技藝的玄妙之處：「原來瓶頸並非靠思考就能找到突破，也許是一個很細微的動作，或是嘗試在練習時從未做過的事情，都可能指向突破點。」

Crystal坦言，那次瓶頸令她堅定了對豎琴的熱愛以及成為豎琴家的信心，若



于丹 (中) 既教授學生豎琴，也願為他們創造更多上台演奏的機會。

是長大後志向未變，自己仍是想做豎琴演奏家。問及如何實現理想，她的回覆簡單而純粹：「我覺得只要熱愛和肯花時間就可以。」思索一陣，她又說：「應該都需要很勇敢。因為現實點講，音樂是人的精神需求，若有一天精神需求已不是重要的部分，誰還會去推崇豎琴家呢？」

石卓琳冀專業結合興趣

6歲開始學習豎琴的石卓琳 (Jasmine)，現就讀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在學琴的14年中，她曾斬獲眾多本地及國外豎琴獎項，包括第四屆香港國際豎琴比賽第三名、2014年日本國際豎琴比賽 (高級組) 銀獎、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國際豎琴比賽銀獎等。跨過了滿世界打比賽的階段，Jasmine現下專注於學業，偶爾公開表演，在上個月老師于丹的音樂會中，她就有登台獻技。她坦言如今沒有打比賽的壓力，彈豎琴反而成為辛苦的醫科學習生活中的一點放鬆與安慰，即使現在不需為比賽準備，她也盡量保持每日練琴。

「我曾經也想成為職業演奏家，但學豎琴從來都是因為興趣，而不是非要把它變成職業。」Jasmine認為出國比賽的經歷打開了她的眼界，不僅認識到很多國際著名的導師與演奏者，也讓她發現了豎琴的更多可能。於是，一直也對科學有興趣的她選擇在大學入讀醫科，嘗試將豎琴和醫學結合：「我在2016年和2017年舉辦了兩次慈善音樂會為無國界醫生籌款，也曾做義工教特殊兒童彈豎琴。現在讀公共衛生碩士，對Art and Public Housing議題很有興趣，比如英國就有一些藝術Workshop給流浪漢參加，不僅可以維持他們的mental health，也可以透過作品讓社會看到他們的能力，我希望用豎琴做到類似的事。但怎樣將豎琴和我的專業融合，從未有過，我都有很長的路要走。」

學琴迫使學懂時間管理

除了學藝的辛苦，學業和學藝之間的平衡問題，也令他們過早地就要學着應對。Jasmine坦言，要一邊顧學業、一邊兼顧比賽和演出實屬不易，學豎琴迫使她早早懂得如何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時間。「記得最誇張中學有一次去韓國比賽，比完賽飛返嚟，三日後便要參加學校的重要考試，我只



Crystal學藝8年，對豎琴的熱愛不變。

有在飛機上溫書，最終還算考得理想。」如此她養成了「提早準備」的習慣，無論是學業考試還是豎琴比賽，她習慣了未雨綢繆。

豎琴演奏家幾乎都是從小便開始學習，即使目標不一定是成為專業演奏者，從幼年開始的學習者也都是按專業方向來培養。于丹提到學習豎琴的孩子會在成長過程中經歷很多感到不公平的時刻：為什麼別人出去玩了我要練琴？在比賽得獎、演出榮光的喜悅降臨回報給他們之前，這些「不公平」的委屈只有靠年幼的心靈獨自消化。

Crystal的父母提及，Crystal年幼初學豎琴時手指尚未起繭，因為幼嫩常常起泡甚至流血，但女兒從未因此而講不再繼續學，這種堅毅的品質也影響到她生活和學習的其他方面。豎琴也練就了她思想的成熟，Crystal爸爸說：「雖然年紀還小，但她會思考自己的未來，以後讀什麼科、有什麼出路，她都會講給我聽。」

Jasmine的妹妹也同樣學習豎琴，她們的媽媽身為全職主婦，一路陪伴女兒去世界各地比賽，見證了她舞台上的靚麗光鮮與背後學藝練習的艱辛起伏。她談及Jasmine中六公開試前兩三個月仍去參加國際豎琴比賽，當時的參加者不乏來自法國、美國專業音樂學院的學生，對又要比賽又要準備公開試的Jasmine而言是極大挑戰。但欣慰的是，女兒不僅拿到比賽第三名，同時也在公開試中以佳績入讀醫學院，她覺得是多年的上台演出以及壓力訓練塑造了Jasmine的良好心理素質。學藝雖然投入巨大，但她坦言不會強迫孩子走音樂家的道路：「每一次聽她們彈奏，我已是很滿足享受。」



即使教豎琴收入不菲，Yany依然堅持入樂團工作。 受訪者供圖

奏者很小就有合奏的經驗，唯有加強合奏樂團的組建、演出與訓練，才能真正培養出演奏的人才。」

現下不少樂團的演奏職位都虛席以待，面向全球招募演奏家，候選人會經歷兩輪嚴格的選拔。「現在樂團的走勢都是『全球化競爭』，這令競爭變得更加激烈。大約會有十分之一的學生告訴我自已想行音樂這條路，但我會勸他們不要那麼快選定路線，要重視學業。」Yany說學生往往看見她台上的光鮮，卻不知走演奏道路的艱辛。「現在讀音樂專業不止有演奏，也有管理、歷史研究等等，每個人適合的或許不同，樂團工作的壓力並非人人能承受。」



就讀於港大醫學院的Jasmine 望將豎琴和自己的專業融合。



于丹 (中) 早前舉辦「豎琴萬花筒」音樂會，與一眾友人、學生上台獻藝。 受訪者供圖

豎琴名師于丹：專業演奏者與觀眾都需要培養

兩位學生均師從本港著名豎琴導師于丹，她在內地出生長大，從小跟隨中國知名豎琴演奏家樂平秋學習，19歲赴美國音樂學院進修，於2001年奪得美國國際豎琴大賽金獎，成為首個在此國際賽事中獲獎的華人。她在香港教授豎琴多年，觀察到多數學生即便自幼開始學習，長大卻並不會選擇從事這一行業。在香港壓力繁重的學業下，多數學生在中五、中六階段會暫時擱置學琴事宜，專注於課業學習。



于丹希望從校園入手去糾正大眾對豎琴的「偏見」。

小朋友手指撥弦疼痛

于丹講到豎琴學習生涯中的艱辛曲折：比如因彈奏豎琴不用假甲片，不少小朋友初學便深感手指撥弦疼痛，哪怕是一段時間停止練習，再重彈起也會疼痛；豎琴從小至大型琴弦有26至47根不等，經常需要調音，如此大型樂器，年紀小的學童根本無法自行完成，家長能否給到及時的支持，亦關乎子女學藝之路的進退。在她看來，要培養出一個專業的演奏者要歷經重重困難：「首先專業演奏者必然要有一些天賦，然後便是時間精力與金錢上投入，如從兒童時期開始培養，家長的介入也很重要，如何去陪伴、支持學童，家長都需要付出很多時間與心力。」

要成為專業演奏者，除要考獲豎琴專業證書，演奏者更要入讀高校的豎琴相關學系繼續深造，惟香港沒有專業音樂學院，香港藝術學院、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高校可以主修豎琴的科目均是附屬於音樂系，但若入讀更專門的豎琴演奏專業，唯有負笈海外。于丹表示：「如要深造，香港的學校確實沒有國外那麼多選擇，而且國外的藝術環境也很不一樣，教學角度各有千秋，容易令人打開眼界。」

于丹也曾在美國教授豎琴，相較於香港，美國的學生入讀音樂院校專攻豎琴的就多很多，但從音樂院校畢業後，要成為全職演奏家依舊是有壓力：「畢業後還沒有出名，又無法進到樂團裏演奏，或者進到學校教學，

沒有穩定工作，就必須要去做一些兼職工作，比如婚禮演奏、reception演奏來支持自己的生活。」相較之下，于丹認為反而是現下香港的就業情況好一些：「近年豎琴推廣得不錯，需求比較大，為專業演奏者們帶來了一些就業機會。」

但因文化的關係，國外公眾對古典音樂接受廣泛，促進了小樂團和小型演出發展，在這方面，香港的情況不是非常理想。

于丹認為，儘管學習豎琴的人愈來愈多，但對比鋼琴和小提琴，豎琴仍然只算小眾樂器：「有人會說從未聽過豎琴的聲音，但絕不會有人說從未聽過鋼琴聲。」此外她亦感到大眾對豎琴這一樂器有些許偏見：「一見它很大，又鍍金，便覺得價值連城，但那些價值高昂的，也有很多入門的琴，價錢其實是affordable的。」

于丹希望從校園入手去糾正大眾對豎琴以及古典音樂的某種「誤讀」，她目前在將軍澳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的課外活動中教授豎琴，學校為推行「一人一音」計劃，自資購買了一些小型豎琴供學生上課使用，課程收費與學習其他樂器相差無幾。于丹認為，若是學校與社區能給大家提供更多這樣的資源，那麼更多基層家庭及公眾都可對古典音樂觸手可及，這也可以反過來拓展專業演奏者在香港發展的機會。

盛名之下難保技藝精進

演奏家與運動員無異，技藝用進廢退的真理非常殘酷，即使是于丹這樣年少成名、桃李滿門的知名演奏家也需要為自己的練習盡力爭取時間，以保持技藝精進。「我一直無法平衡自己工作和練習的時間，因為要教學生，所以自己的時間變得碎片化，很難達到專心，而演奏者需要一個可以放空思想的空間才可以練習。」于丹笑言，有時她常會有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希望可以回到學生時代，那段靜下來自己獨個練習的時光。她也認為這是一個演奏者需要對抗的問題：「琴藝學習沒有止境與頂點，當你離開校園好像失去了學習的動力與環境，要如何繼續走下去？」這是每個追夢者需要思考的問題。

樂團席位少只好選擇教琴 普及樂團增登台演奏機會

謝欣燕 (Yany Tsc) 於2013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豎琴演奏專業，現時以freelancer身份在香港不同樂團中擔任演奏工作，平時亦開課教授學生。她表示香港專業樂團本來就不多，較之其他樂器，豎琴演奏者在樂團中的席位又少很多：「香港管弦樂團已經算是很專業，但豎琴的位置也只有兩三個，非常個別的曲目先會用到6部豎琴，我只參與過一次動用6部豎琴的演出。」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演出曲目都會有豎琴參與：「一般開家歡的曲目才比較多用到豎琴，但其餘很多演出都沒有豎琴的份，所以我也非常珍惜演出的機會。」

這也是為什麼，大多數豎琴學系畢業生都不會進入樂團，而是選擇從事教育工作的原因。Yany坦言香港教豎琴都算收入不菲，高過樂團演出的人工，她堅持入樂團工作，是因為唯有登台合奏，才可以保持對豎琴和音樂的熱忱：「教

琴是雙向交流，而演出才真的在分享音樂。」

支持校園樂團建設

Yany在學生時代就已有樂團演奏經歷，畢業後便進入香港中樂團任職豎琴演奏。「我自己比較早定位，不喜歡做背景演奏的配襯，那很難表達我想透過音樂分享的感情。樂團職位不足並不是香港的問題，全世界都是如此。」她認為要進入樂團工作必須要提早3-5年開始自我準備，提高實力，多參加樂團的考試才能累積經驗、衝出重圍。她有不少學生就讀的學校有樂團，但未配備豎琴，如參與必須自帶樂器，Yany總是鼓勵他們不要計較將琴搬來搬去的辛苦，盡量多參與學校樂團的演出。Yany亦提倡要普及校園樂團，給予學習者累積樂團演奏經驗的機會：「小提琴、敲擊樂為何發展如此成熟，是因為那些演